

寶家傳

著理樹趙



寶 家 傳

著理樹趙

行印司公書圖下天

傳家寶

作者 趙樹理

印行者

北平貢院西大街二號
天下圖書公司
上海愚園路五二〇街二五號

• 印翻准不 • 有所權版 •

一九四九年八月

在北平印造華北第一版



趙樹理 在女代會籌委會上

——葉淺予速寫

目 錄

傳家寶·····	一
田寡婦看瓜·····	二五
孟祥英翻身·····	二九
附 錄	
我所看到的趙樹理·····	五三

傳家寶

有個區幹部叫李成，全家一共三口人——一個娘，一個老婆，一個他自己。他到區上做工作去，家裏只剩下婆媳兩個，可是就只這兩個人，也有些合不來。

在鄉下，到了陰曆正月初二，照例是女人走娘家的時候，在本年（一九四九年）這一天早飯時，李成娘又和媳婦吵起來：

李成娘叫着媳婦的名字說：『金桂！準備準備走吧！早點去早點回來！』她這麼說了，覺着一定能叫媳婦以為自己很開明，會替媳婦打算。其實她這次

的開明，還是爲她自己打算。她有個女兒叫小娥，嫁到離村五里的王家寨，因爲女婿也是區幹部，成天不在家，一冬天也沒顧上到娘家來。她想小娥在這一天一定要來，來了母女們還能不談談心病話？她的心病話，除了評論媳婦的短處好像再沒有什麼別的，因此便想把媳婦早早催走，免得一會小娥回來了說話不方便。

金桂是個女勞動英雄，一冬天趕集賣煤，成天打娘家門口過來過去，幾時想進去看看就進去看看，根本不把走娘家當成件稀罕事。這天要是村裏沒有事，她自然也可以丟娘家走走，偏是年頭臘月二十九，區上有通知，要在正月初二這一天派人來村裏開幹部會，佈置結束土改工作，她是個婦聯會主席，就不能走開。她聽見婆婆說叫她走走娘家，本來可以回答一句『我還要參加開會』，可是她也不想這樣回答，因爲她知道婆婆對她當幹部這個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滿意，這樣一答話，保不定就會吵起來，因此就另找了個理由回答說：『我暫且不去吧！來了客人不招待？』

婆婆說：『有什麼客人？也不過是小媳吧？她來了還不會自己做頓飯吃？』

金桂說：『姐姐來了也是客人呀？況且還有姐夫啦？』

婆婆不說什麼了，金桂就要切白菜，準備待客用。她切了一顆大白菜，又往水桶裏舀了兩大瓢水，提到案板跟前，把案板上的菜搓到桶裏去洗。

李成娘一看見金桂這些舉動就覺着不順眼：第一、她覺着不像個女人家的舉動。她自己兩隻手提起個空水桶來，走一步路還得叉開腿，金桂提滿桶水的時候也才只用一隻手；她一輩子常是用碗往鍋裏舀水，金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滿她的小鍋；這怎麼像個女人？第二、她洗一顆白菜，只用一碗水，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，她覺着這也太浪費。既然不順眼了，不說兩句她覺得不痛快，可是該說什麼呢？說個『不像女人吧』，她知道金桂一定不吃她的，因此也只好以『反對浪費』為理由，來挑一下金桂的毛病：『洗一顆白菜就用半桶水？我做一頓飯也用不了那麼多！』

「兩瓢水吧，什麼值錢東西？到河裏多担一担就都有了！」金桂也提出自己的理由。

「你有理！你有理！我說的都是錯的！」李成娘說了這兩句話，氣色有點不好。

金桂見婆婆鼓了嘴，知道自己再說句話，兩個人就會吵起來，因此也就不再還口，沉住氣洗自己的菜。

李成娘對金桂的意見差不多見面就有：嫌她洗菜用的水多、炸豆腐用的油多、通火有些手重、潑水潑得太響……不說好像不够個婆婆派頭，說得她太多了還好頂一兩句，反正總覺着不能算個好媳婦。金桂倒很大方，不論婆婆說什麼，自己只是按原來的計劃做自己的事，雖然有時候頂一兩句嘴，也不很認真。她把待客用的菜蔬都準備好，洗了估不着的傢具，潑了水，掃了地上的菜根葱皮，算是忙了一個段落。

把這段事情作完了，正想向婆婆說一聲她要去開會，忽然覺得房子裏總還

有點不整齊，仔細一打量，還是婆婆床頭多一口破黑箱子。這口破箱子，年頭臘月大掃除她就提議放到床下，後來婆婆不同意，就仍放在床頭上。可是現在看來，還是搬下去好。——新毯子新被褥頭上放上個嚙牙裂嘴的破箱子，像個什麼擺設？她看了一會，跟婆婆商量說：「娘！咱們還是把這箱子搬下去吧？」

婆婆說：「那礙你的什麼事？」

婆婆雖然說得帶氣，金桂却偏不認真，仍然笑着說：「那破破爛爛像個什麼樣子？你不怕我姐夫來了笑話？來咱們搬了吧！」

婆婆仍然沒好氣，冷冰冰地說：「你有氣力你搬吧！我跟你搬不動！」

她滿以為不怕金桂有點氣力，一個人總搬不下去，不想金桂仍是笑嘻嘻地答應了一聲「可以」，就動手把箱子一拖拖出床沿，用胸口把一頭壓低了，然後雙手抱住箱腰抱下地去，站起來一脚又蹬得那箱子溜到床底。

金桂費了一陣氣力，才喘了兩口氣，誰知道這一下就引起婆婆的老火來。婆婆用槓場上喊口令的口氣說：「再給我搬上來！我那箱子在那裏擺了一輩子。」

了！你怕丟人你走開！我不怕丟我的人！」金桂見婆婆真生了氣，弄得摸不着頭腦，只怪自己不該多事。婆婆仍是堅持『非搬上來不可』。

其實也不奇怪。李成娘跟這口箱子的關係很深，只是金桂不知道罷了。李成娘原是個很能做活的女人，不論春夏秋冬，手裏沒做的就覺着不舒服。他有三件寶：一把紡車、一個針線筐和這口黑箱子。這箱子裏放的東西也很豐富，不過樣數很簡單——除了那個針線筐以外，就只有些破布。針線筐是柳條編的，紅漆漆過的，可惜舊了一點——原是她娘出嫁時候的陪嫁，到她出嫁時候，她娘又給她作了陪嫁，不記得那一年磨掉了底，她用破布糊裱起來，以後破了就糊，破了就糊，各色破布不知道糊了多少層，現在不只弄不清是什麼顏色，就連柳條也看不出來了，裏邊除了針、線、尺、剪、頂針、鉗子之類，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。破布也不少，恐怕就有二三十斤，都是一捆一捆捆起來的。這東西，在不懂得的人看來一捆一捆都一樣，不過都是些破布片，可是在李成娘看來却不那樣簡單——沒有洗過的，按塊子大小捲；洗過的，按用處捲——那

一捆叫補衣服、那一捆叫打褶（就是用麵糊把破布裱起來叫做鞋用）、那一捆叫墊鞋底；各有各的特點，各有各的記號——有用布條捆的，有用紅頭繩捆的，有用各種顏色線捆的，跟機關裏的卷宗（公事）上編得有號碼一樣。裝這些東西的黑箱子，原來就是李家的，可不知道是那一輩子留下來的——拘勿（官名叫「樺子」）完全壞了，角角落落都鑽上窟窿用麻繩穿着，底上稜上被老鼠咬得跟鋸齒一樣，漆也快脫落完了，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。這一箱裏表都在數，再加上一架紡車，就成娘的全部家當。她守着這份家當活了一輩子，補補衲衲，那一天離了也不行。當李成爹在的時候，她本想早給李成娶上個媳婦，把這份事業一字一板傳下去，可惜李成爹在時，家裏只有二畝山坡地，父子兩個都在外邊當僱漢，人越窮定媳婦越貴，根本打不起這主意。李成爹死後，共產黨來了，自己也分得了地，不多幾年定媳婦也不要錢了，李成沒有花錢就和金桂結了婚，李成娘在這時候，高興得面朝西給毛主席磕過好幾個頭（那時候毛主席在延安）。一九裏（就是結婚後的九天裏），爲了考試媳

婦的針工，叫媳婦給她縫過一條褲子，她認爲很滿意，比她自己做得細緻，可是過了幾個月，發現媳婦愛跟孩子到地裏做活，不愛坐在家裏補補衲衲，就覺得有點耽心。她先跟李成說：『男人有男人的活，女人有女人的活……』李成說：『我看還是地裏活要緊！我自己是村裏的農會主席，要多課些工，地裏有個人幫忙更好。』半年之後，金桂被村裏選成勞動英雄，又選成婦聯會主席，李成又被下級提拔到區上工作，地裏的活完全交給金桂做，家事也交給金桂管，從這以後，金桂差不多半年就沒有拈過針，做什麼事又都是不問婆婆自己就作了主，這才叫李成娘着實悲觀起來。孩子在家的時候，娘對媳婦有意見可以先跟孩子說，不用直接打衝鋒；孩子走了只留下婆婆兩個，問題就慢慢出來了——婆婆只想拿她的三件寶貝往下傳，媳婦覺着那裏邊沒大出息，接受下來也過不成日子，因此兩個人從此意見不合，誰也說不服誰。只要明白了這段歷史，你就會知道金桂搬了搬箱子，李成娘爲什麼就會發那麼大脾氣。

金桂見婆婆的氣越來越大，不願意把事情攢大了，就想了個開解的辦法，

仍然笑了笑說：「娘！你不要生氣了！你不願意叫搬下來，我還給你搬上去！」說着低下頭去又把箱子從床底拖出來。她正準備往上搬，忽然聽得院裏有個小女孩叫着：「金桂嫂！公所叫你去開會啦！區幹部已經來了！」

二

這小女孩叫玉鳳，和金桂很好，她在院裏叫着「金桂嫂」就跑進來。李成娘一聽說叫金桂去開會，覺着又有點不對頭，嘴裏嘟囔着說：「天天開會！以後就叫你們把「開會」吃上！」

玉鳳雖說才十三歲，心眼兒很多，說話又伶俐。她沉住氣向李成娘說：「大娘！你還不知道今天開會幹什麼嗎？」

「我倒管他哩？」李成娘才教訓過金桂，氣色還沒有轉過來。

玉鳳說：「聽說就是討論你家的地！」

「那有什麼說頭？」

『聽說你們分的地是李成哥自己挑的，村裏人都不贊成。』

『誰說的？四五十個評議員在大會上給我分的地，村裏誰不知道？挑的！』

……『玉鳳本來是逗李成娘，李成娘却當了真。

李成娘認了真，玉鳳却笑了。她說：『大娘！你不是說開會不抵事嗎？哈

哈哈……』

李成娘這時才知道玉鳳是逗她，自己也忍不住一邊笑，一邊指着玉鳳說：

『你這小搗亂鬼！』

金桂把箱子從床下拖出來正預備往床上搬，玉鳳就叫着進來了。她只顧聽玉鳳跟自己的婆婆倒蛋，也就停住了手站起來，等到自己的婆婆跟玉鳳都笑了，自己也忍不住陪着她們笑了一聲，笑罷了仍舊彎下腰去搬箱子。

李成娘這一會氣已經消下去，回頭看見床頭上沒有那口破箱子，的確比放上那口破箱子寬大得多，也排場得多，因此當金桂正彎腰去搬箱子的時候，她又變了主意：『不用往上搬了，你去開你的會吧！』

金桂見婆婆的氣已經消了，自然也不願意再把那東西搬起來，就答應了一聲「也好」，仍然把它推回床下去，然後又把床上放箱子的地方的灰塵掃了一下。她一邊掃，一邊問玉鳳：「區上誰來了？」

玉鳳說：「你還不知道？李成哥回來了。」

「你又說瞎話！」

「真的！他沒有回家來嗎？」

正說着，李成的姐姐小娥就走進來，大家說了幾句見面話以後，金桂問：「我姐夫沒有來？」

小娥說：「來了！到村公所開會去了！——你怎麼沒有去開會？」

金桂抓住玉鳳一條胳膊又用一個拳頭在她頭上虛張聲勢地問她：「你不是說是你李成哥回來了？」

玉鳳縮住脖子笑着說：「一提他你去得不快點？」

「你這個小搗亂鬼！」金桂輕輕在玉鳳脊背上用拳頭按了一下放了手，回

頭跟小娥說：「姐姐！我要去開會，顧不上招呼你！你歇一歇跟娘兩個人自己做飯吃吧！」小娥也說：「好！你快去吧！」李成娘爲了跟小娥說起心話來方便，本來就想把金桂推走，因此也說：「你去吧！你姐姐又不是什麼生客！」金桂便跟玉鳳走了，這時家裏只留下她們母女兩個。

小娥說：「娘！我一冬天也顧不上來看你一眼！你還好吧？」
「好什麼？活受啦吧！」

「我看比去年好得多，床上也有了新褥新被了！衣裳也整齊乾淨了！也有了媳婦了……」

李成娘的心病話早就悶不住了，小娥這一下就給她引開了口。她把嘴唇伸得長長地哼了一聲說：「不提媳婦不生氣；古話說：『娶個媳婦過繼出個兒』（這是當地流行的一句俗話）。媳婦也有本事孩子也有本事，誰還把娘當個人啦？」說着還落了幾點老淚。她擦過淚又接着說：「人家一手遮天了；裏裏外外都由人家管，遇了大事人家會跑到區上去找人家的漢。人家兩個人商量成什

麼是什麼，大小事不跟咱通個風。人家辦成什麼都對！咱還沒有問一句，人家就說「你摸不着」！外邊人來，誰也是光找人家！誰還記得有個咱？唉，小娥！你看娘還活得像個什麼人啦？——說起心病話來沒個完。你還是先做飯吧！做着飯娘再慢慢告訴你！」

小娥說：「一會再做吧，我還不餓哩！」

「先做着吧！一會他姐夫回來也要吃！」

小娥也不再推，一邊動手做飯，一邊仍跟娘談話。她說：「他姐夫給我們鎮上的婦女講話，常常表揚人家金桂，說她是勞動模範，要大家向她學習，就沒有提到她的缺點。照娘這麼說起來，雖說她勞動很好，可也不該不尊重老人啊？」

李成娘又把她那下嘴唇伸得長長地哼了一聲說：「什麼好勞動？男人有男人的活，女人有女人的活，她那勞動呀，叫我看來是狗捉老鼠，多管閑事，要過她一年了，她拈過幾回針？紡過幾條線？」

小娥笑着說：『我看人家也吃上了，也穿上了！』

李成娘把下嘴唇伸得更長了些說：『破上錢誰不會耍派頭？從前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，人家來了以後是一月一斤，我在貨郎担上買個針也心疼得不得了，人家到集上去鞋舖裏買鞋，裁縫舖裏做制服，打扮得很時行。』這老人家，說着就帶了氣，嗓子越提越高，『不嫌敗興！一個女人家到集上買着穿！不怕別人割她的脊梁筋（也是當地的俗話，意思是說不怕別人指着她的脊背笑話她）……』小娥見她動了氣，趕緊勸她，又給她倒了碗水叫她潤一潤喉嚨，又用好多別的話才算把她的話插斷。

小娥很透脫，見娘對金桂這樣不滿意，再也不提金桂的事，却說着自己一冬天的家務事來消磨時間。可是女人家的事情，總與別的女人家有關係，因此小娥不論說起什麼來，她娘都能和金桂的事往一處湊。比方小娥說到互助組，她娘就說『沒有互助組來金桂也能往外邊少跑幾趟』；小娥提到合作社，她娘就說『沒有合作社來金桂總能少花幾個錢』；小娥說自己住在鎮上很方便，她

娘說就是鎮上的方便才把金桂引誘壞了的；小娥說自己的男人當幹部，她娘說就是李成當幹部才把媳婦嬌慣了的。

小娥見娘的話左右擺不脫金桂，就費盡心思檢娘愛聽的說，她知道娘一輩子愛做針線活，愛紡棉花，就把自己年頭一冬天做針線活跟紡棉花的成績在娘面前誇一誇。她說她給合作社紡了二十五斤線，給鞋舖納了八對千針底，給裁縫舖定了半個月制服扣子。她說到鞋舖和裁縫舖，還生怕娘再提起金桂做制服和買鞋的事來，可是已經說開頭了不得不說下去。她娘呢，因為只顧滿意女兒的功勞，倒也沒有打斷女兒的話再提金桂的事，不過聽到末了，仍未免又跟金桂連起來，她說：『看我小娥！金桂那東西能抵住我小娥一分的話，我也沒有說的！她給誰紡過一截線？給誰做過一針活？』她因為氣又上來了，聲音提得很高，連門外的脚步聲也沒有聽見，趕到話才落音，金桂就揭着門簾進來了，小娥的丈夫也跟在後面。

三

李成娘一見他們兩個人進來，覺着「真他娘的不湊巧」。

小娥覺着不對，趕緊把話頭引到另一邊，她向自己丈夫說：「今天的會怎麼散得這樣快？」

她丈夫說：「這會只是和幾個幹部接一下頭，到晚上才正式開會。」

只說了這麼幾句簡單話大家坐下了，誰也再沒有什麼話說，金桂的臉色就很平和。

金桂平常很大方，婆婆說兩句滿不在乎，可是這一次有些不同：小娥的丈夫是她的姐夫，可也是她的上級。她想婆婆在小娥面前敗壞自己，小娥如何能不跟她自己的丈夫說？況且真要是自己的錯誤也還可說，自己確實沒錯只是婆婆的見解不對，她覺着犯不着受這冤枉。

小娥的丈夫見她們婆媳們的關係這樣壞，也斷不定究竟那一方面對。他平

常很信任金桂，到處表揚她，叫各村的婦女向她學習，現在聽見她婆婆對她十分不滿意，反疑惑自己不了解情況，對金桂保不定信任太過，因此就想再來調查研究一番。他見大家都不說話，就想趁空子故意撩一撩金桂。他笑着問小娥：

：「你們背地裏談論人家金桂什麼事，惹得人家鼓噘着嘴！」

金桂還沒有開口，李成娘就搶先說：「聽見叫她聽見吧，我又沒有屈說了。她！你問她一冬天拈過一下針沒有？紡過一寸線沒有？」

婆婆開了口，金桂臉上却又和氣得多了。金桂只怕沒有機會辯白引起上級的誤會，如今既然又提起來了，正好當面辯白清楚，因此反覺着很心平。她說：

：「娘！你說得都對，可惜是你不會算賬。」又回頭向小娥的丈夫說：「姐夫，你給我算着：紡一斤棉花誤兩天，賺五升米；賣一趟煤，或做一天別的重活，只誤一天，也賺五升米！你說還是紡線呀還是賣煤？」

小娥的丈夫笑了。他用不着回答金桂就向小娥說：「你也算算吧！雖然都還是手工勞動，可是金桂勞動一天抵住你勞動兩天！我常說的「婦女要參加主

要勞動」，就是說要算這個賬！」

李成娘覺着自己輸了，就趕緊另換一件估理的事。她又說：「那有這女人家連自己的衣裳鞋子都不做，到集上買着穿？」她滿以為這一下可要說倒她，聲音放得更大了些。

金桂不慌不忙又向她說：「這個我也是算過賬的：自己縫一身衣服得兩天；裁縫舖用機器縫，只要五升米的工錢，比咱縫的還好。自己做一對鞋得七天，還得用自己的材料，到鞋舖買對現成的才用斗半米，比咱做的還好。我九天賣九趟煤、五九賺四斗五；縫一身衣服買一對鞋，一共才花二斗米，我爲什麼自己要做？」

等不得金桂說完，李成娘就又發急了。她覺着兩次都輸了，總得再爭口氣——嗓子再放大大一點，沒理也要強佔幾分。她大喊起來：「你做的對！都對！沒有一件沒理的！」又向女婿喊：「你們這些區幹部，成天勸大家節約節約！我活了一輩子了，沒有聽說過什麼是「節約」，可是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，

我這節約媳婦來了是一月吃一斤。你們都會算賬，都是幹部！就請你們給我算算這筆賬！」

她越喊得響亮，女婿越忍不住笑，等她喊完了，女婿已笑得合不上口。女婿說：「老人家，你不要急！我可以替你算算這筆賬。」兩個人一月一斤油，一個人一天還該不着三錢，不能算多。「節約」是不浪費的意思。非用不行的東西，用了不能算是浪費……」

李成娘說：「你們這些當幹部的是官官相護！什麼非用不行？我一輩子吃糠嚙菜也活了這麼大！」

金桂說：「娘！我不過年輕點吧，還不是吃糠長大的？這幾年也不是光咱吃的好一點，你到村裏打聽一下，不論那家一年還不吃一二十斤油？」

小娥的丈夫又幫助金桂說：「老人家！如今世道變了，變得不用吃糠了！革命就是圖叫咱們不吃糠，要是圖吃糠誰還革命哩？這個世道還是才往好處變，將來用機器種起地來，打下的糧食能抵住如今兩三倍，不說一月吃一斤油，

「天還得吃頓肉哩！」他這番話似乎已經把李成娘的氣給平下去了，要是不再說什麼也許就沒事了，可是不幸又接着說了幾句，就又引起了大事。他接着說：「老人家！依我說你只用好吃上些好穿上些，過幾年清淨日子算了！家裏的事你不用管它！」

「你這區幹部就說是這種理？我死了就不用管了，不死就不能由別人擺佈我！」李成娘動了大氣，也顧不上再和女婿講客氣。她說金桂不做活、浪費還都不是很重要的問題，最要緊的是恨金桂不該替她作了當家人，弄得她失掉了領導權。她又是越說越帶氣：「這是我的家！她是我娶來的媳婦！先有我來先有她來？」

小娥的丈夫說：「老人家！不是說不該你管，是說你上年紀了，如今新事情你有些摸不着！管不了！」

「管不了？娶過媳婦才一年啊！從前沒有媳婦我也活了這麼大！她有本事叫她另過日子去！我不圖沾她的光！大小事不跟我通一通風，買個驢都不跟我

商量！叫她先把我滅了吧！」

金桂向來還猜不到婆婆跟自己這樣過不去，這會聽婆婆這麼一說，也真正動了點小脾氣。她說：「娘！你也不用跟我分家了！你想管你就管，我落上一個清淨算了！」說着就跑回自己房裏去。小娥當晚回房去尋死，趕緊跟在她後面。可是當小娥才跑到她門口，她却挾了個小布包返出來跑到婆婆的房子裏，向婆婆說：「娘！讓我交代你！」

小娥看見已經嘔成氣了，趕緊拉住金桂說：「金桂！不要鬧！娘是老糊塗了，像……」

小娥的丈夫倒很沉得住氣，他也不勸金桂也不勸丈母，倒向小娥說：「你不用和稀泥！我就就叫金桂把家務交代給老人家也好！老人家管住家務，金桂清淨一點倒還能多做一點活！」又回頭向金桂擠了擠眼說：「金桂你不要動氣！說正經的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金桂見姐夫是幫自己，馬上就又轉得和和氣氣地順着姐夫的話說：「誰動

氣來？」又向婆婆說：「娘！我不是跟你生氣！我不知道你想管這個！你早說來我早就交代你了！」說着就打開小包，取出一本賬和幾疊票子來。

李成娘見媳婦拿出賬本，還以為是故意難為她這不識字的人，就又說：「我不識字！不用拿那個來捉弄我！」

金桂仍然正正經經的說：「我才認得幾個字？還敢捉弄人？我不是叫娘認字！我是自己不看賬記不得！」

小娥的丈夫也爬到床邊說：「讓我幫你辦交代！先點票子吧！」他點一疊向丈母娘跟前放一疊，放一疊報個數目——「這是兩千元的冀南票，五張共是一萬！」「這是兩張兩千的，一張一千的，十張五百的，也是一萬！」……他還沒有點够三萬，丈母娘早就弄不清楚了，可是也不好意思說接管不了，只插了一句話說：「弄成這各色各樣的有什麼好處，那如從前那銅元好數？」女婿沒有管她說話是什麼，仍然點下去，點完了一共合冀南票的五萬五。

點過了票，金桂就接着交代賬上的事。她翻着賬本說：「合作社的來往賬

上，咱欠人家六萬一。他收過咱二斗大麻子，一萬六一斗，二斗是三萬二。咱還該分兩三萬塊錢紅，等分了紅以後你好跟他清算吧！互助組裏去年冬天羊踩糞，欠人家六升羊工伙食米。咱還存三張舊工票，一張大的是一個工，兩張小的是四分工，共是一個零四分，這個是該咱得米，去年秋後的工資低，一個工是二升半。大後天組裏就要開會結束去年的工賬，到那時候要跟人家找清：』

婆婆連一宗也沒聽進去，已經覺得很厭煩。她說：『怎麼有這麼多的窮事情？麻麻煩煩誰記得住？』

小娥聽着也替娘發愁，見娘說了話，也跟着勸娘說：『娘！你就還叫金桂管吧，自己攬那些麻煩做甚哩？這比你黑箱子裏那東西麻煩得多哩？』

李成娘覺着不止比箱子裏的東西樣數多，並且是包也沒法包，捲也沒法捲，實在不容易一捆一捆弄清楚。她這會倒是願意叫金桂管，可也似乎還不願意馬上說丟臉話。

金桂仍然交代下去。她說：『不怕娘！只剩五六宗了——有幾宗是和村公

所的，有幾宗是和集上的，差務賬上，咱一共支過十個人工八個驢工，沒有算賬。咱還管過好幾回過路軍人的飯，人家給咱的米票，還沒有兌。這兩張，每張是十一兩。這五張，每張是……」

『實在麻煩，我不管了！你弄成什麼算什麼！我吃上個清淨飯拉倒！』李成娘賭氣認了輸，把腿邊的一堆票子往前一推。

小娥的丈夫哈哈大笑起來。他說：『我原來不是說叫你「過幾年清淨日子算了」嗎？』又向金桂說：『好好好！你還管起來吧！』又向小娥說：『我常常叫你們跟金桂學習，就是叫學習這一大攤子！成天說解放婦女解放婦女，你們婦女們想真得到解放，就得多做點事，多管點事，多懂點事！咱們回去以後，我倒應該照金桂這樣交代交代你！』

田寡婦看瓜

南坡莊上窮人多，地裏的南瓜豆莢常常有人偷，雇着看莊稼的也不抵事，各人的東西還得各人操心。最愛偷人的叫秋生，因為自己沒有地，孩子老婆五六口，全憑吃野菜過日子，偷南瓜摘豆莢不過是順路稍帶。最怕人偷的是田寡婦，因為她園地裏的南瓜豆莢結得早——南坡莊不過三四十家人，有園地的只是王先生和田寡婦兩家。王先生有十來畝，可是勢頭大，沒人敢偷；田寡婦雖說只有半畝，可是既然沒人敢偷王先生的，就該她一家倒糶，因此她每年夏秋兩季總要到園裏去看守。

一九四六年春天，南坡莊經過土地改革，王先生是地主，十來畝園地給窮人分了；田寡婦是中農，半畝園地自然仍是自己的。到了夏天園地裏的南瓜豆

菜又早結了果，田寡婦仍然每天到地裏看守。孩子們告她說：『今年不用看了，大家都有了。』她不信，因為她只到過自己園裏，王先生的園在那裏她都不知道。

也難怪她不信孩子們的話，她有她的經驗：前幾年秋生他們一夥人，好像專門跟她開玩笑——她一離開園子就能丟了東西。有一次，她回家去端了一碗飯，轉來了，秋生正走到她的園地邊，秋生向她哀求：『嫂！你給我個小南瓜吧！孩子們餓得慌！』田寡婦沒好氣，故意說：『那裏還有？都給賊偷走了！』秋生明知道是說自己，也還不得口，仍然哀求下去，田寡婦怕他偷，也不敢深得罪他；看看自己的嫩南瓜，那一個也捨不得摘，挑了半天，給他摘了拳頭大一個，嘴裏還說：『可惜了，正長哩。』她才把秋生打發走，王先生恰巧搖着扇子走過來。王先生遠遠指着秋生的脊背跟她說：『大害大害！莊上出下了他們這一夥子，叫人一輩子也不得放心！』說着連步也沒停就走過去了。這話正投了她的心事，她一輩子也忘不了，因此孩子們說『今年不用看了』，她總

聽不進去。不管她信不信，事實總是事實。有一天她中了暑，在家養了三天病，園子裏沒丟一點東西。後來病好了雖說還去看，可是家裏忙了，隔三五天不去也沒事，隔十來天不去也沒事，最後她把留作種子的南瓜上都刻了些十字作爲記號，就決定不再去看守。

快收完秋的時候，有一天她到秋生院裏去，見秋生院裏放着十來個老南瓜，有兩個上邊刻着十字，跟她刻的那十字一樣，她又犯了疑。她有心問一問，又沒有確實把握，怕鬧出事來，才又決定先到園裏看看。她回家也沒回就往園裏跑，跑到半路恰巧碰上秋生趕着個牛車拉了一車南瓜。她問：『秋生！這是誰的南瓜？怎麼這麼多？』秋生說：『我的！種得太多了！』『你爲什麼種那麼多？』『往年孩子們見了南瓜饞得很，今年分了半畝園地我說都把它種成南瓜吧！誰知道這種粗笨東西多了就多得沒個樣子，要這麼多那吃得了？種成糧食多合算？』『吃不了不能賣？』『賣？今年誰還缺這個？上那裏賣去？園裏還有！你要吃就打發孩子們去担一些，光叫往年我吃你的啦！』他說着趕着車

走了，田寡婦也無心再去看她的南瓜。

一九四九、五、一三。

孟祥英翻身

因為要寫生產渡荒英雄孟祥英傳，就得去我知道孟祥英的人，後來人也找到了，可是得到的材料，不是孟祥英怎樣生產渡荒，而是孟祥英怎樣從舊勢力壓迫下解放出來。我想一個人從不英雄怎樣變成英雄，也是大家願意知道的，因此就寫成這本小書，書名就叫『孟祥英翻身』。

一 老規矩加上新條件

涉縣的東南角上，清漳河邊，有個西交口村，姓牛的多。離西交口三里，有個丁岩村，姓孟的多。牛孟兩家都是大族，婚姻關係世代不斷。像從前女人不許提名字的時候，你想在這兩村問詢一個牛孟兩姓的女人，很不容易問得準

，因為這裏的『牛門孟氏』或『孟門牛氏』太多了，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，婆家在西峽口，也是個牛門孟氏。

不過你却不要以為他們既是世代婚姻，對對夫妻一定都是很美滿的，其實糟糕的也非常多。這地方是個山野地方，從前人們說『山高皇帝遠』，現在也可以說是『山高政府遠』吧，離區公所還有四五十里。為這個原因，這裏的風俗還和前清光緒年間差不多。婆媳們的老規矩是當媳婦時候挨打受罵，一當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，不然的話，就不像個婆婆派頭；男人對付女人的老規矩是一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，由人騎來由人打，誰沒有打過老婆就證明誰怕老婆。

孟祥英的婆婆，除了遵照那套老規矩外，還有個特別出色的地方，就是個好嘴。年輕時候外邊朋友們多一點，老漢雖然不贊成，可是也惹不起她——說也說不過她，罵更罵不過她。老漢還惹不起，媳婦如何惹得起她呢？

有村裏的老規矩，再加上婆婆的好嘴，本來就够孟祥英倒靈了，可是孟祥

英本身還有些倒楣的條件：第一是娘家沒有人做主。孟祥英九歲時候就死了爹娘，那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姐姐和懷抱裏一個小弟弟。後來姐姐也嫁到西岐口。因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對勁，自己出嫁時候，姐姐也沒得來，結果還是自己打發自己上的轎。像這樣的娘家，自己挨了打誰能給爭口氣呢？第二是娘家窮，買不起嫁妝。第三是離娘早，針線活學得不大好。第四是腳大。這地方見了大腳女人，跟大地方人看見小腳女人一樣奇怪。第五是從小當過家，遇了事好說理，不願意馬馬糊糊吃婆婆的虧。這些在婆婆看來，都是些該打罵的條件。

一一 哭不得

滿肚冤枉的人，沒有伸冤的機會，常免不了要哭，可是孟祥英連哭的機會也不多：要是娘家有個爹娘，到娘家可以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來歲一個小弟弟，不說不便向他哭，他哭了還得照顧他。要是兩口子感情好，受了

婆婆的氣，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時候，常常是婆婆下令丈夫執行，向他哭還不是找他再打一頓嗎？

不過孟祥英也不是絕沒有個哭處。姐姐跟自己近鄰，見了姐姐可以哭；鄰家有個小媳婦名叫常貞，跟自己一樣挨她婆婆的打罵，見了常貞可以互相對哭；此外，家裏造紙，晒紙時候獨自一個人站在紙牆下，可以一邊貼紙一邊哭。在紙牆下哭得最多，常把個布衫襟擦得濕濕地。

有一次，另外遇了個哭的機會，就哭出事來了。一天，她一個人架着驢到碾上碾米，簸着米就哭起來，被她丈夫一個本家叔父碰見了。這個本家叔父問明了原因，隨便批評了她婆婆幾句，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。這位本家叔父見自己說的話已被她婆婆聽見，索性借着叔嫂關係當面批評起來。婆婆怕暴露自己年輕時候的毛病，當面不敢反駁，只好用別的話岔開。

婆婆老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談話，特別是跟年輕媳婦們談。據她的經驗，年輕媳婦們到一處，無非是互相談論自己婆婆的短處，因此一見孟祥英跟鄰家

的媳婦們談過話，總要尋個不是打罵一番。這次見她雖是跟一個男人談，却親自聽見又偏是批評自己，因此她想『這東西一定是每天在外邊敗壞我的聲名！非教訓她一頓不可！』按舊習慣，婆婆找媳婦的事，好像碾磨道上尋驢蹄印，步步不缺。恰巧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，被碾滾子碾壞了個筭帚把，婆婆借着這事罵起孟祥英的爹娘來，因為罵得太不像話了，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話：

『娘！不用罵了，我給你用布補一補！』

婆婆說：『補你娘的×！』

『我跟我姐姐借個新的賠你！』

『賠你娘的×！』

補也不行，賠也不行，一直要罵『娘』，孟祥英氣極了，便大胆向她說：

『我娘死了多年了，現在你就是我的娘！你罵你自己吧！娘！』

『你娘的×！』

『娘！』

「你娘的×！」

「娘！娘！娘！」

婆婆不罵了。她以為媳婦頂了她，沒得罵個痛快。她想：「這東西比我嘴還硬！須得另想辦法來治她！」後來果然又換了一套辦法。

三 死不了

一天，孟祥英給丈夫補衣服，向婆婆要布，婆婆叫她向公公要。就按「老規矩」，補衣服的布也不應向公公要。孟祥英和她講道理，說得她無言答對，她便罵起來。孟祥英理由充足，當然要和她爭辯。她看這陣勢不能取勝，就跑到地裏叫她的孩子去：

「梅妮（孟祥英丈夫的名字）！你快回來呀！我管不了你那個小奶奶！你那小奶奶要把我活吃了呀！」

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，梅妮就得回來擺一擺小爺爺的威風。他一回來，按

『老規矩』自然用不着問什麼理由，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來。不過梅妮的威風却也有限——十六七歲個小孩子，比孟祥英還小一歲——孟祥英便把棍子奪過來。這一下可奪出禍來了：按『老規矩』，丈夫打老婆，老婆只能挨幾下躲開，再經別人一拉，作爲了事。孟祥英不但不挨、不躲，又繳了他的械，他認爲這是天大一件丟人事。他氣極了，拿了一把鐮刀，劈頭一下，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個血窟窿，經人拉開以後還是血流不止。

打架的人似乎也說梅妮不對，差不多都說：『要打打別處，爲什麼要打頭哩？』這不過只是說打的地方不對罷了，至於究竟爲什麼打，却沒人問，按『老規矩』，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問理由的。

這一架打過之後，別人都成了沒事人，各自漫散了，只有孟祥英一個人不能那麼清閑。她想：滿理的事，頭上頂個血窟窿，也沒人給說句公道話，以後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嗎？這樣下去，日子長着哩，什麼時候才能了結？想來想去，沒有個頭尾。最後想到尋死這條路上，就吞了鴉片烟。

弄來的鴉片烟太少了，喝了以後死不了，反而大吐起來。家裏人發現了，灌了些洗木梳的髒水，才救過來。

婆婆說：『你愛喝鴉片多得很！我還有一罐哩！只要你能喝！』孟祥英覺着那倒也痛快，可是婆婆以後也沒有拿出來。

又一次，孟祥英在地裏做活，回來天黑了，婆婆不讓她吃飯，丈夫不讓回家。院門關了，婆婆的屋門關了，丈夫把自己的屋門也關了，孟祥英獨自站在院裏。鄰家媳婦常貞來看她，姐姐也來看她，在大門外說了幾句悄悄話，她也不敢開門。常貞和姐姐在門外低聲哭，她在門裏低聲哭。後來她坐在屋簷下，哭着哭着就瞌睡了，一覺醒來，婆婆在屋裏睡得呼呼響，丈夫在屋裏睡得呼呼響，院裏靜靜地，一天星斗明明地，衣服潮得濕濕地。

第二天早上沒有吃飯，午上還沒有吃飯，孟祥英又覺着活不下去了，趁着丈夫在婆婆屋裏睡午覺，她便回房裏上了吊。

鄰家媳婦常貞又去看她，瞅見她公婆丈夫睡得穩穩地，以為這會總可以好

好談談，誰知一進門見她直挺挺吊在梁上，嚇得常貞大喊一聲跳出來。一陣喊叫，許多人都來搶救。祥英的姐姐也來了，把屍首抱在懷裏放聲大哭。

救了好久，祥英又睜開了眼，見姐姐抱着自己，已經哭成個淚人了。兩次尋死，都沒得死了，仍得受下去。

四 怎樣當了村幹部

一九四二年，第五專署有個工作員去西峽口協助工作，要選個婦救會主任，村裏人提出孟祥英能當。都說『人家能說話，說話把得住理』，可是誰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。工作員說：『我親自去！』他一去就碰了個軟釘子。孟祥英的婆婆說：『她不行！她是個半吊子，幹不了！幹不了！』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『幹不了』頂到底。這位老太婆爲什麼這樣抵死不讓媳婦幹呢？這與村裏的牛差差有些關係。（牛差差不是真名，是個已經回頭的特務，因爲他轉變得還差，才叫他『差差』。）

當磨擦專家朱懷冰部隊駐在這一帶時候，牛差差在村裏也是個了不起的人；後來朱懷冰垮了台，保長投了敵，他又到敵人那邊跟保長接過兩次頭；四十軍駐林縣時，他也去跟人家拉過關係：真是個騎門兩不絕的人物。他和孟祥英婆家關係很深。當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，因為造紙賠了錢，把地押出去了，沒有地種，種了他五畝半地。他的老婆，當年輕時候，結交下的貴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，因為互相介紹朋友，兩個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。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，又是牛明師的地主，兩個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因此兩家往來極密切，雖然每年打下糧食是三分歸牛明師七分歸牛差差，可是在牛明師老兩口看來，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人物交好，總還算件很體面的事。

自從朱懷冰垮了台，這地方的政權，名義上雖然屬於咱們晉冀魯豫邊區，實際上因為「山高政府遠」，老百姓的心，大部份還是跟着牛差差那夥人們的舌頭轉。牛差差隔幾天說日本兵快來了，隔幾天說四十軍快來了，不論說誰來，總是要說八路軍不行了。這話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聽來，早就有點半信半

疑：因為牛明師家裏造紙，抗戰以來紙賣不出去，八路軍來了才又提倡恢復紙業，並且由公家來收買，大家才又造起來。牛明師自己造紙賺了許多錢，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贖回來了。他見這二年收買紙的都是八路軍的人，以為八路軍還不是真『不行』，可是一聽到牛差差的謠言，他的念頭就又轉了，他想人家這『桌面上人』，說話一定是有根據的。孟祥英的公公對牛差差的話，雖然半信，却還有『半疑』，可是孟祥英的婆婆，便成了牛差差老婆的忠實信徒了。她不管紙賣給誰了，也不管地是怎樣贖回來的。她的軍師只有一個，就是牛差差老婆。牛差差老婆說『四十軍快來了』，她以為不是明天就是後天；牛差差老婆說『四十軍來了要槍斃現在的村幹部』，她想最好是先通知他們各人家裏預備棺材。你想這樣一個婆婆，怎樣會贊成孟祥英當婦救會主任呢？

工作員來了半天，見人家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『幹不了』頂到底，年輕人沉不住氣，便大聲說：『她幹不了你就幹！』這一手不想用對了。孟祥英的婆婆本來認為當村幹部是件危險的事，早晚是要被四十軍槍斃的。她

不願叫孟祥英幹，要說是愛護媳婦還不如說是怕連坐，所以才推三阻四，一聽到工作人員叫她自己幹，她急了。她想媳婦幹就算要連坐，也比自己親身幹了輕得多，輕重一比較，她的話就活套得多了：『我不管我不管！她幹得了叫她幹吧！』

工作人員勝利了，孟祥英從此才當了婦救會主任。

五 管不住了

當了村幹部，免不了要開會。孟祥英告婆婆說：『娘！我去開會！』說了就走了。婆婆想：這成什麼話？小媳婦家開什麼會？可是不叫去又不行，怕工作人員叫自己幹。她雖覺着八路軍『不行了』，可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，比八路更不行，要是公然反抗起來，明天早晨四十軍不來救駕，到晌午就保不定要被工作人員帶往區公所。『光棍不吃眼前虧』，由她去吧！

婦女也要開會，在孟祥英的婆婆腦子裏是個『糊塗觀念』。有心跟在後面

去看看，又怕四十軍來了說自己也參加過「八路派」人的會，只好不去，第二天，心不死，總得去偵察偵察一夥媳婦們開會說了些什麼。她出去一調查，「娘呀！這還了得？」婦女要求解放，要反對婆婆打罵，反對丈夫打罵，要提倡放腳，要提倡婦女打柴、担水、上地、和男人吃一樣飯幹一樣活，要上冬學……她想：這不反了？媳婦家，婆婆不許打，丈夫不許打，該叫誰來打？難道就不能不打嗎？二媳婦 就是指孟祥英。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在襄垣種地）兩隻腳，打着罵着還纏不小，怎麼還敢再放？女人們要打起柴來担起水來還像個什麼女人？不識字還管不住啦，識了字越要上天啦！……這還成個什麼世界？

婆婆雖然耽心，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，有工作員作主，工作倒也很順利，會也開了許多次，冬學也上了許多次。這家媳婦挨了婆婆的打，告訴孟祥英；那家媳婦受了丈夫的氣，告訴孟祥英。她們告訴孟祥英，孟祥英告訴工作員，開會，批評，鬥爭。

孟祥英工作越積極，婆婆調查來的材料也越多，打不得罵不得，跟梅妮說

：「那東西管不住了！什麼事她也要告訴工作員！可該怎麼辦呀？」梅妮沒法，吸一吸嘴唇；婆婆也吸一吸嘴唇。

孟祥英打回柴來了，婆婆嘴一歪，悄悄說：「圪仰圪仰，什麼樣子？」孟祥英担回水來了，婆婆嘴一歪，悄悄說：「圪仰圪仰，什麼樣子！」

要提倡放脚，工作員叫孟祥英先放，孟祥英先放了。婆婆噘着嘴，兩隻眼睛跟着孟祥英兩隻脚。

村裏的年輕女人們，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樣：見孟祥英打柴，有些人也跟着打起來；見孟祥英担水，有些人也跟着担起來；見孟祥英放脚，有些人也跟着放了脚。男人們也不都像梅妮，也有許多進步的：牛××說：「女人們放了脚真能抵住個男人做！」牛××說：「女人們打柴担水，男人少誤多少閑工！」牛××說：「牛差差常說人家八路不好，我看人家提倡的事情都有好處！」

不論大家怎樣想，孟祥英的婆婆總覺着孟祥英越來越不順眼，打不得罵不得，一肚子氣沒處發作，就想找牛差差老婆開個座談會。一天，她上地去，牛

差差老婆在前邊走。她喊一聲『等等』，人家除不等她，才走得快了。她跑了幾步趕上去，牛差差老婆說：『咱兩家以後少來往。你不要以為你老二媳婦放了脚很時行！以後四十軍來了，一定要說她是八路軍的太太！你們家裏跟八路有了關係了，咱可跟你們受不起那個連累！』這幾句話，把孟祥英的婆婆說得從頭上麻到脚底。她這幾天雖是整了一肚子氣，可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天大的危險，座談會也不開了，趕緊找梅妮想辦法。可是梅妮有什麼辦法呢？還不是母子兩個坐在一塊各人吸各人的嘴唇？

六 賣也賣不了

有一次，村裏的羣衆要去太倉村鬥爭特務任二孩，牛差差們說：『去吧！任二孩是人家四十軍的得勁人，誰去參加鬥爭，誰就得防備掉腦袋，四十軍來了馬上就跟他算賬！』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聽到這話，全家着了急，雖不敢當面來勸孟祥英，可是一個個臉色都變白了，娘看看孩子，低聲說：『這回可

要闖大禍！」孩子看看娘，低聲說：「這回可要闖大禍！」

這些怪眉怪眼，孟祥英看了也覺着有點可怕，問問別的媳婦們，也有些人說「不去好」。孟祥英這時也拿不定主意，問工作人員「不去行不行」，工作人員說：「這又不強迫，不過羣衆還去啦，幹部爲什麼不去？」孟祥英說不出道理來，她想：去就去吧，咱不會不說話？

她一到太倉村，見羣衆滿滿擠了一會場，比看戲時候的人還多，發言的人搶還搶不上空子，任二孩低着頭，連誰的臉也不敢看。這會她的想法變了。他想：這麼多的人難道都不怕槍斃？可見闖不下什麼大禍。不多一會，她就領導着西皎口人喊起反對任二孩的口號來了。

開過了這次鬥爭會，孟祥英胆子大起來，再也不信特務們「變天」的謠言了，工作更積極起來。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：自從孟祥英開會回來，牛差差們就跟她婆婆說：「早晚免不了吃虧。」婆婆聽見這話越覺着胆寒。費了千辛萬苦，才算想了個對付孟祥英的妙法。

一天，婆婆跟梅妮姑姑說：「這二年收成不好，家裏也沒有吃的，叫梅妮領上他媳婦去襄垣尋他哥哥去吧！」家裏沒吃的是事實，離開婆婆，孟祥英也很高興，只是村裏的工作搞起來了放不下手。晚上，孟祥英到婦女識字班去了，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談起話來。識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，孟祥英回去取油，聽見她們兩人的半截話，婆婆說：「領到襄垣賣了她吧，咱梅妮年輕輕地，還怕訂不下個媳婦？」姑姑說：「不怕人家告訴那裏的八路軍？」婆婆說：「不怕！那裏是老日子佔着哩！」孟祥英聽了這話，才知道婆婆的高計，趕緊告訴工作員。工作員說：「她沒有跟你說明，你也不必追問她，你只要說這裏的工作放不下，不去就算了。」

孟祥英不去，婆婆也無法，白做了一番計劃。

七 英雄出頭

夏天，龐炳勳、孫殿英領着四十軍和新五軍投了敵人，八路軍又在林縣把

他們打垮了。牛差差們一天聽說四十軍新五軍有幾千人過了漳河往北開，正預備宣傳宣傳，又打聽得是被八路軍在日軍的據點上俘虜回來的，因此才不敢聲張。事實擺在眼前，他雖不聲張，也封鎖不住勝利的消息。村幹部們一聽到這個消息，馬上都高興起來。大大宣傳了一番，從此人心大變，就是素日信服牛差差的「變天」說法的人，也都知道牛差差的「天」塌了。孟祥英在這環境好轉之後，工作當然更順利了許多。

不巧的是連年有災荒，這個秋天更糟糕一點：一夏天不見雨，莊稼乾得差不多能點着火。到秋來穀穗像打鐵錘，頭上還有寸把長一條蠟捻子；玉茭不夠一腿高，三畝地也收不够一籬頭。秋天又一連下了幾十天連陰雨，三顆糧食收割不回來，草比莊稼還長得高。

政府號召採野菜渡荒，村幹部們一討論，孟祥英管組織婦女。因為秋景太壞，村裏人都洩了氣，有些人說：「連年沒收成，反正活不了，那有心事弄那把樹葉？」孟祥英挨門挨戶勸她們，說「死不了還得吃」，說「過了秋天想

採野菜也沒有了』，說：『野菜和糠總比吃純糠好』……她一邊說，一邊領着幾個積極的婦女先動起手來。沒糧之家，說『情願等死』只能算是發脾氣，後來見孟祥英領的幾個人滿院裏是野菜，也就跟着去採。孟祥英把她們組成四個組，每日分頭上山，不幾天，附近山上，凡是能吃的樹葉都光了，都晒在這夥婦女們的院裏了。本村完了到外村去，河西沒有到河東去，直採到秋風掃落葉時候，算了一下總賬，二十多個婦女，一共採了六萬多斤。

野菜採完了，聽說白草能賣一塊錢一斤，孟祥英又領導婦女割白草。這一次更容易領導。家家野菜堆積如山，誰也不再準備餓死，一看見野菜就都想起孟祥英，因此孟祥英一說領導婦女割白草，這些婦女們的家裏人都說：『快跟人家去割吧！這小女是很有些辦法的！』後來大家竟割了兩萬多斤，賣了兩萬多塊錢。

從此西岐口附近各村，都佩服孟祥英能幹。

八 分家

有人說，因為孟祥英能生產渡荒，婆婆丈夫都跟她好起來了。仔細一打聽，完全不確：

孟祥英採來的野菜，婆婆吃起來倒也不反對，可是不贊成她去採。說她是「勾引上一夥年輕人去放風」。『放風』這個說法，原有兩個出處：從前有一種開煤窖的惡霸，花錢買死了工人，被買的人有了錯，可以隨便打死，關在窖底，五天或十天放出來見一次太陽，名叫『放風』；放罷了收回去，名叫『收風』。監獄裏對犯人也是這樣——從屋子裏放到院子裏叫『放風』，從院子裏鎖到屋子裏叫『收風』。孟祥英的婆婆也不是絕不贊成放媳婦的風——只要看孟祥英初嫁的時候也到地裏收割，拔苗就是個證據——不過她想『就是放風，也得由我放由我收』。按『老規矩』，媳婦出門，要是婆婆的命令，總得按照期限回來；要是自己的請求，請得准請不准只能由婆婆決定，就是准出去，

也得叫媳婦看幾次臉色；要是回來得遲了，可以打，可以罵，可以不給飯吃。孟祥英要領導全村婦女，按這一套『老規矩』如何做得通？因此婆婆便覺着『此風萬萬放不得』了。

這種思想，不只孟祥英的婆婆有，恐怕還有幾個當婆婆的也同意。牛差差老婆趁此機會造出謠言，說野菜吃了不抵事，有些婆婆就不叫媳婦去了，孟祥英爲了這件事，特別召集婦女開會檢查了一次，才算把這股謠言壓下去。

採罷了野菜，割罷了白草，孟祥英自己總結成績的時候，婆婆也在一邊給她作另一種總結。她的總結，不是算一算孟祥英採了多少菜，割了多少草。她的總結是『媳婦越來越不像個媳婦樣子了』。她的腦筋裏，有個『媳婦樣子』，是這樣：頭上梳個簪帶把，下邊兩隻襪子脚，滾茶做飯、碾米磨麵、端湯捧水、掃地抹桌……從早起倒尿壺到晚上舖被子，時刻不離，喚着就到，見個生人，馬上躲開，要是自己不宜傳，外人一輩子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媳婦。她自己年輕時候雖然也不全是這樣，可是她覺着媳婦總該是這樣。她覺着孟祥英越

來離這個『媳婦樣子』越遠：頭上濺了個圓盤子，兩隻脚一天比一天大，到外邊爬山過嶺一天不落地，一個峻口村不銜飛，還要飛到十里外，不跟自己商量着有事瞞哄工作人員，反把什麼事都告工作人員說……她作着這個總結發了愁：『怎麼辦呀。打不得，罵不得，管又管不住，賣又賣不了。眼看不是家裏的人了！工作人員成人家的親爹了！』好幾夜沒有睡覺，才算想了個好辦法——分家。婆婆請牛差差作證，跟孟祥英分了家。家分的倒還公道（不公道怕孟祥英不願分），孟祥英分得四畝平地四畝坡地，只是沒有分糧食。據婆婆說是『打得少、吃完了』，可是分開以後，丈夫又回婆婆家裏吃飯、睡覺，讓孟祥英一個人走了個便宜。

九 孟祥英的影響出了村

分開家以後，除分了二斤蘿蔔條以外，只憑野菜渡時光。過年時候沒有一顆糧，借了合作社二斤米、五斤麥子、三斤鹽。

區公所離這地方四五十里，工作上照顧不過來，得一個地方幹部很不容易。像孟祥英這樣一個自己能勞動又能推動別人的渡荒能手，反落得被家裏趕出來餓肚子，區婦救會覺着這一來太不近人情，二來也影響這地方的工作，因此向上級請准撥一點糧食幫助她，叫她在當地担任一部份區婦救會的工作。

孟祥英在今年（一九四四）確實也有個區幹部的作用大：

正月，大家選她為勞動英雄，來參加專署召集的勞動英雄大會。會後她回去路過太倉村，太倉婦救會主任要她講領導婦女的經驗，她說：『遇事要講明道理，親自動手領着幹，自己先來作模範。』接着就把她領導婦女們放腳、打柴、担水、採野菜、割白草等經驗談了許多。太倉婦救主任學上她的辦法，領導着村裏婦女修了三里多水渠，開了十五畝荒地。二月十五，白茆村（離四峽口四十里）有個廟會，她在會上作宣傳，許多村的婦女都稱贊她的辦法好。今年涉縣七區婦女生產很積極，女勞動英雄特別多，有許多是受到孟祥英的影響才起來的。

說起她自己做出來的成績更出色：春天領導婦女鋤麥子二百九十三畝，刨平地十二畝，坡地四十六畝。夏天打蝗蟲，光割燒蝗蟲的草，婦女們就割了一萬八千斤。其餘割麥子、串地、撈柴、剝楮條、打野菜……成績多得很，不過這都在報上登過，我這裏就不多談了。

十 有人問

有人問：直到現在，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還跟孟祥英不對勁，究竟是爲什麼？怕她腳大了走路太穩當嗎？怕她做活太多了他們沒有做的嗎？怕她把地刨虛了嗎？怕她把蝗蟲打斷了種嗎？怕她把樹葉採光了嗎？……

答：這些還沒有見他母子們宣佈。

有人問：你對牛差差和孟祥英的婆婆、丈夫，都寫得好像有點不恭敬，難道不許人家以後再轉變嗎？

答：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歲，以後每年開勞動英雄會都要續寫一回，誰變

好誰變壞，你怕以後續寫不上去嗎？

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於黎城南委泉

我所看到的趙樹理

楊俊

一個穿黃粗布軍衣的人

我第一次見趙樹理同志，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。那時華北新華日報館，住在太行山武鄉縣的一個小山莊上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到校對科去，一進門看見土炕上靠窗口的地方，高高的坐着一個穿黃粗布軍衣的人，頭頂離房頂只不過二尺來高。低着頭正在校閱着工人送來的「清樣」。

余同志向我作介紹說：「你不認識吧？這位是趙樹理同志，是新來的校對。」他抬起了眼睛笑了笑，瘦長的臉上顯出幾道皺紋，面色發黃，客氣的儘讓

着：「坐吧，坐吧！」

可是往那裏坐呢？他們三個人，才只有兩個方凳子，余同志是坐在自己的床沿上。僅有的一個泥土砌成的煤火台，上面還雜放着他們的碗、筷、洗臉盆、麻油燈和一個半截洋油桶做的打菜桶。他們三個人很少的那一點東西，就把這黑屋子給塞滿了！

這地方老鄉的窗口都是留在炕上的，因為地下沒有地方放桌子，趙樹理同志便把一張單桌放在炕上去了，但是窗口太低，光線從他的桌子下邊射進來，桌面上，反而只能得到很少一點亮光。他的睡鋪，就在自己的腳旁邊。

我看不出他有什麼不平常的地方。後來才聽人說過他會寫『通俗化』的文章。

一九四二年，正是他的第一篇名作『小二黑結婚』快要產生的時候，那時他的主要工作是編一種給敵佔區同胞看的通俗小報，叫『中國人』（原鉛印，後改爲石印），他既是編輯，又是作者，每期要寫各種形式的文章：通俗言論

、小說、詩歌、話劇、唱劇、活報、快板、諷刺笑話、民間歌謠等……還要數字數，排板樣；還要在石印藥紙上寫各種字體的標題，畫小插圖和題頭畫，細心的描繪各種圖案花線；還要負責校對。

不僅敵佔區同胞喜歡看這個報，石印工友們也常常一面印，一面朗讀着他的作品。和他在一起工作過好幾年的一位繕寫員，曾背誦過一段他在三四年以前寫的嘲笑日汪的『新相聲』給我們聽，逗得大家笑了一場。

那時我們住在一個村子裏，趙樹理同志的小報一落了版，便常到我們的院子來；他是一個愉快的人，愛說笑話，更喜歡唱，特別愛唱的是他的家鄉戲——『上黨梆子』。他喜歡拉胡琴，但買不起，因為那時正是抗戰艱苦時期，提倡『白天少開會，黑夜少點燈』，用一切辦法克服經濟困難，爭取『渡過黎明前的黑暗』呢，那裏能有錢買樂器！一雙筷子、一本書是他的鼓板、胡琴、鑼、鼓全由他的一張嘴來担任。有時唱得高興起來，他便手舞足蹈，在屋子裏走起『過場』來，老羊皮大衣，被當作蟒袍一樣舞擺着，弄得哄堂大笑，他才停止

。老趙到了那裏，那裏便會有笑聲，青年們更喜歡他，他常被青年戰士工人和農民包圍着，『歡迎老趙唱一個！』他也不使這些青年們失望。因此『老趙』兩個字，被一切人親熱的呼喚着。

知道『小二黑』，却不認識『老趙』

一九四三年春，在老趙住的地方不遠有一個青年被『金旺』那類人糟踏死了，這引起他很大的憤慨，『小二黑結婚』便是由這裏來的；他首先用筆向混在民主政權裏的惡霸分子——『金旺』兄弟那類人展開了鬥爭！

『小二黑結婚』的原稿被彭副總司令看到了，他給這篇小說以很高的評價，親筆給趙樹理同志的小說題了字：『像這樣經過調查研究深入羣衆的作品，還不多見。』從此，一向沒被人們注意的趙樹理同志，最先被領導上發現了。

『小二黑結婚』出版以後，緊接着第二年春季，第二部名作『李有才板話』又和讀者見面了。於是他的小說被人們爭相閱讀，故事被人們到處傳說着。

許多職業劇團和農村劇團把『小二黑結婚』編成戲劇歌曲以『落子腔』、『中路梆子』、『武鄉秧歌』、『襄垣秧歌』等各種曲調各處演唱。人們只要一聽說那村要演『小二黑』，一二十里遠的老太太、大閨女和抱着小孩的年輕媳婦，都得要去看，青年們那就更不用說。

可是有些戰士和羣衆只知道『小二黑』，却不認識作家趙樹理。

這是一九四四年冬天的事情。當時太行區召開了一次規模最大的羣英會和生產戰績展覽會，通知各部隊、機關、團體有秩序的去參觀，趙樹理同志因為要去大會工作，所以單獨帶着介紹信去了。走到村口，被大會警備司令部派出的哨兵攔住了，不讓他進去，因為他穿的比普通戰士還不整齊，一件穿了好幾年的舊棉衣，有個地方露出棉絮來，沒扣風紀扣，沒打裹腿。怎樣解釋也是白費，『上級有命令，不整齊不許進去！』這真把他難住了，幾乎糾纏了半個鐘頭，最後趙樹理同志要求到大會報到處去，讓看看介紹信，他告訴戰士說：『如果不讓參加會，我就再出來。』這樣才得到戰士的許可。過後有人和他開玩

笑說：「你就說你是『小二黑』的作者，不就讓你過去了嗎？」他笑着說：「那可不行！他認得『小二黑』他怎麼會認得『老趙』？」

就在這次大會上，他東奔西跑，訪問那些人民的英雄們，寫了農村的新女性——婦女勞動英雄『孟祥英』（小說）和邊地勞武結合的青年英雄『龐如林』（鼓詞）。

「老趙來了！」

一九四四年底，快過年了，我們印刷廠的青年工友要演戲，弄了幾個劇本來，一羣年青人嘻嘻哈哈，嚷嚷了好幾黑夜，你嫌我『過場』走得不對，我嫌你鑼鼓敲得不合『板眼』。快要散伙了，一個工人院子裏喊：「噢！老趙來了！」——對！叫老趙教咱們，這是個正經辦法。工友們前呼後擁，把趙樹理同志擁進裝訂房，老趙給他們拉着胡琴，熱心地教着曲詞和動作，演出以後，老鄉都說很好。

又有一次，一個農村劇團，到我們住的村子來演戲，臨時缺了一個打鼓板的，老百姓擠滿了，開不了戲，老趙便走上台去，頂了這個缺。他常幫助一些舊藝人編演新劇，這些舊藝人都把老趙看成他們親密的朋友和教師，非常歡迎他。

冬天的早上，他常到伙房去，一面幫伙夫同志拉火，一面給他們講故事。敵後抗戰最艱苦的年月，有些老百姓怕『變天』，有一個伙夫老聶同志，也不相信八路軍能勝利，老聶當年走過太原，修過同浦路，他常說：『我就不待聽八路軍宣傳，你們光說有辦法，鑽在這山溝子裏，攪火棍（意即破槍）每人還發不上一根，憑什麼能勝利？』老趙不給他講什麼大道理，他只就老聶贊成過的事情上說起，上下古今的打比方，後來老聶對人說：『我就佩服咱老趙，能說得入情入理！』

不但這樣，他每到一村，不幾天便和老鄉熟慣了，老鄉有什麼事解決不了便來找他。我們鄰院老鄉，小兩口打架了，拉拉扯扯去找村長要離婚，村長王

成是個老好人，解決不了這種事，便請老趙去幫他調解；伏房院的牛脾氣青年小狗，和他寡婦老娘生氣，老趙也去說服他們。這一類事例多得很多，趙樹理同志並不認為這些是不值得管的小事體。他不把自己當成一個作家，他只知道實心實意給老百姓辦事。因此他在羣衆中生了根，羣衆離不了他，一切羣衆中發生的大小事件，他也最先知道，而且根底摸得最清楚，因此，他作品中的人物總是活生生的，他不必玩弄筆墨，人物就在我們的眼前跳動。

自從一九四〇年他離開太南以後，他的家鄉沁水縣，便被國民黨的降將（投降日寇的龐炳勳）和閻錫山匪部盤踞着，老百姓苦極了，被殺死餓死的不知道有多少！一九四五年春季以後，解放軍對敵開展「拔釘子」運動，他的家鄉才又回到人民的懷抱裏，這時他回過一次家，所看到的情景，就正是『李家莊變遷』中，鐵鎖回家所看到的那樣。這一輪，不僅使『李家莊變遷』得以和讀者見面，而且還帶來了一個大喜訊——虎兒上了當地的軍政學校。

原來當他離家時，他的虎兒才不過十四五歲，但是在難以想像的艱苦鬥爭

中，虎兒已同其他青年一樣，鍛鍊成一個堅強的民兵了，活潑，大膽！這使他感到非常高興，他常興奮的說：『虎兒比他老子有出息！』

趙樹理同志的兒子，親戚、朋友，和他所接觸的一切人，竟都是他小說中的人物，他不大強調什麼『下鄉調查』，因為他本身原來就在『鄉』下，就生活在羣衆裏頭。

『別人不要襪子，我也不要襪子！』

八年抗戰憑着大家的艱苦鬥爭，終於熬過，而且取得最後的勝利。當時上級曾號召過三年穿一套棉衣，大家都只有一條被子過冬，半鋪半蓋，沒有襪子鋪，一及掃蕩一時，便背起小鋪蓋捲翻山越嶺。

趙樹理同志，身體不怎麼好，本來大家都知道他怕冷，每年秋天，人們穿夾衣的時候，他便得穿上棉衣了，因此冬天多發給他二斤木炭。

日本宣佈投降的那一年冬天，我從外面工作回來，天晚了，沒有房子住，

便搬到趙樹理同志的房裏去。他房裏沒有桌子，窗口放着一張小炕桌，一個破瓦盆，上面架着兩塊木炭火，一個墨水瓶，一支鋼筆，一卷稿紙，再加上裝煙末用的油墨盒子和三四寸長小煙袋，這便是他的全部設備。

黑夜，我先睡了，他盤膝坐在炕上寫小說，什麼時候睡覺，我不知道。

天快亮了，我忽然聽到『噹……噹……』打抖擻的聲音，睜開眼，房頂反射着一點暗紅的火光，我伸手去一摸，他的被子空着，這使我吃了一驚。

我問：『趙同志！你病了麼？』

『不是。』

『那是怎麼呢？』

『沒事！你睡吧，我每天這樣，鷄叫前後，冷得不能睡了，我就烤火。』
這件意外的事，使我不能再安睡了，穿起衣服來一看，地上生着一堆小火，他就蹲在那三四塊木炭火上烤着！

原來供給部發的被子，又短又窄，他個子長，所以常是顧得頭來顧不得腳

他把放脚的那一頭，用繩子捆起來，可是有時就被蹬開了，下面沒有褥子，腿一打彎，身子便溜在光蓆子上，這些情形，別人沒注意到，他也從來不提說。

這件事情被共產黨的支部知道了，向機關建議額外給他做了一條褥子，但是趙樹理同志不要，他說：『大家都沒有褥子舖，爲什麼我要褥子？』他對自己很刻苦，在享受上他從來不願比別人多一點！支部談了幾次，他才勉強收下來。

『李家莊的變遷』這一部小說，便是在這個冷房子裏寫成的。

還是一個破炕桌！

離開一年多，去年路過他住的村，去看望他，他不在家，趙嫂嫂一面做針線活，一面逗着小孩，見了面，他說：『你是找老趙同志哩嗎？他去辦公室了。』『辦公室』！這個名子叫我好驚訝，一年多功夫，趙同志闊綽了？除了宿

舍，竟有了辦公室！

趙嫂嫂指給我去『辦公室』的路。

走進院子，又走進他的『辦公室』，看了看情景，我不禁要笑出來！

他這個所謂『辦公室』分內外兩間，外間老鄉放着些雜物：鍋、盆、爐子、蓆岡、農具等等，後牆塌了一個角，露進來一條太陽光；裏間有一張單桌，也放着老鄉的罈罇罐罐之類；他的地盤仍舊在炕上，盤着膝坐在那裏寫。

窗口放着的，還是一張小炕桌，棹上擺着的，還是那幾樣東西，僅只因爲夏天，沒有放破火盆！那周圍的樣子，幾乎和在太行山小山莊上的情形沒有什麼不同。

我指着那個塌牆角說：『哈！你這辦公室空氣好新鮮！』他也不由的哈哈笑起來：『是呀，空氣很新鮮。』原來他的小孩，鬧得他不能工作，才找到這個僻靜的房間，他把它名之曰『辦公室』。

趙樹理早已是一個名滿全國的作家了，去年雖然還在鄉下，但是要找一間

整齊點的房間和桌椅，比在太行山上是容易的多。可是他仍然安心坐在這樣一間破房子裏寫『邪不壓正』。

一坐下來，他便馬上問起我們在土改整黨中的情形，同時說着他參加武安九區趙莊整黨的經過和他對一些問題的意見。

趙樹理同志最近到了北平。他除了更忙碌的寫作以外，生活上依然是那樣的簡樸，有天晚上我們幾個青年同志去訪他，他正計劃着『開夜車』，桌子上除放着幾本書和紙筆之外，還放着一包尙未揉碎的煙葉，他告訴我們，還是早煙少花錢。

我們問起他最近對農村工作意見，他談了很多問題，舉了很多事例，他說：『一些守舊的人，力圖把新的一代教育成和他們的模型一樣。今後我們還得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幫助青年學習，使他們從思想上擺脫封建的影響，在思想和文化上提高一步。有了青年團，這個工作，就會更順利一些了。』

趙樹理同志所經常關心的，不是他個人的生活得失，而是黨的工作和人民

的利益，這是值得每個青年同志學習的。